

刘成信/主编

中国杂文

ZHONGGUO ZAWEN

(百部) 卷二



陈四益集

CHENSIYI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刘成信/主编

ZHONGGUO
ZAWEN

中国杂文

(百部)卷二



陈四益集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2卷. 陈四益集 / 刘成信主编; 陈四益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1

ISBN 978-7-5463-7826-8

I. ①中… II. ①刘… ②陈…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8938号

陈四益集

出版人 孙建军

作者 陈四益

主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孟迎红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开本 650mm×950mm 1/16

字数 75 千字

印张 11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915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7826-8

定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915

《中国杂文》(百部)

总 序

刘成信

一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又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 1915 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

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 年 11 月 10 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序)

陈四益

怎么会写起杂文来的？说不上。也许因为初中时就爱读鲁迅吧。

郭沫若的诗热烈但觉空洞，朱自清的散文优雅但过于沉静，梁实秋的文字有点做作，林语堂的小说离我太远，唯有鲁迅的作品，让我激动，促我思索，即便似懂非懂，也能感觉到他的锋利、深刻、隽永、余味无穷。

开始学着写杂文是在“文革”之前。因为涉世未深，许多事看不明白，所作杂文，跟风多，识见少。真正把杂文当作写作的爱好和一种责任，是在改革开放之世。经过了一场“文革”，经历了斗人、挨斗、希望、失望、受骗、醒悟，终于觉得这世界离开理想实在太远。我们建设的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曾经以为是千真万确的，其实离开真理甚远。回头再读鲁迅，那一代人梦寐以求的，恐怕仍是今天需要争取的。

现在有些人以否定“五四”、批判鲁迅来显示高明。“五四”时期那一代思想先驱反对读经，是因为他们读过经，深知读经的弊端。“五四”那一代思想先驱大呼民主、科学，因为他们深知专制、迷信之害。今天不分好歹大颂古老文明的，是因为深中专制、迷信之毒。鲁迅一辈人，也



有失错，也有偏激，也有误信，但大致的方向不曾错。后来我们建立的并非我们理想的，是因为迷失了这个方向，以新的包装承注了老的酿造。

在中国，文字的力量，尤其是一介平民的文字，是微乎其微的，有时甚至激不起一丝涟漪。但这一个人的独语如果能够引起几个人的认同，至少也把一种思索放大了几倍。发出这样独语的人多了，个人的思索就可以成为社会的话题。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近三十来年。我像一个游医在社会的密林中巡走，不断挑剔着这社会的弊病。有人问我，难道你眼中只有弊病么？当然不是。如果一个社会都是弊端，早就无法存在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从古到今多的是颂歌。唱颂歌的一向生活得十分滋润，因为他投合了在上者的心意，而挑剔弊端的则多半结局凄凉。不过最后历史证明的是一代代无尽的颂歌终于葬送了一个个王朝，而人们还能记起的，倒是那些对阙失的批评和对黑暗的揭露。今天据说已经是民主的时代，但千百年的因袭，许多人依旧善于迎合，避谈缺失。颂歌已经太多，何不做个挑剔的公民，尽一些社会的责任呢？总要有人来做这些未必讨人喜欢的事吧。就这样，写起了杂文，到现在，大概总在百万字以上了。

我的追求，大致有三：

一是力求有比较广博的见闻。二是力求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三是力求较有文采。

目录

读经难	1
从美刺到扯淡	5
女人的“妒”	11
不焚之焚	14
站着读与跪着读	20
观剧杂咏	24
皇上的事难办	27
臣与狗	31
读剧小札	34
“帽子”臆说	40
《逆臣录》	45
千古艰难唯一死	48
《贺新郎》的记忆	54
《水浒》气	59
历史上的酷刑	63
同罪说	70



应付批斗	76
玩儿圣人	87
政治家与文学家	90
“精神保姆”	92
什么都要	95
读史难	98
“特别”救灾	101
读《四库全书》档案琐记	108
浅说时尚	119
孔子标准像	122
天下有道	127
书之厄	129
老故事	132
闲读录(二则)	136
关于“扯淡”	139
想起了胡绳	146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155
失态	161
颜色的借用	163



读经难

空下来，喜欢读几部旧书，其中不免也有些称作“经”的东西。读了“经”，才知道读“经”之难，也由此想到，一部书成了“经”。无论对于作者抑或读者，真不知是幸事还是不幸。

按说，书而称“经”，足可见时人的推重。然而推重，也正可能隐伏着杀机。

孔夫子教学生时，《诗》和《书》都不曾叫什么“经”。《诗》不过是当时流传的或流传过的民间诗与文人诗的结集，同今天的《新诗选》之类并无二致。《书》也不过是些历史档案材料罢了。可是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儒家使用过的几本教材声价百倍。《诗》、《书》、《易》、《礼》、《春秋》都成了“经”。《诗》叫《诗经》、《书》叫《书经》。尊崇得无以复加，也便因此种下了读“经”难的祸根。

祸根之一是注家蜂起，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说《诗》罢，起初也就是各地的一些流行歌曲或祭祀时的颂歌，内容并不深奥。后来在朝聘盟会之际，政界人士常常要赋诗明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诗句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你来讨救兵，我答应你的要求，便赋一首《无衣》，





表示愿意“与子同仇”；你表现无礼，我就赋一篇《硕鼠》，讽刺你“人而无仪”。这就像今天有外宾来，主人引用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表欢迎之忱那样，也没有什么难懂之处。到孔子授诗的时代，朝聘盟会都不大举行了，《诗》作为一种教材，不过让学生通过它来认识社会生活和增长知识，即所谓“兴观群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时读《诗》，大概也不会碰到太多的麻烦。及至《诗》成了“经”，解说、注释的人就多起来了。汉初讲《诗》的有四派，虽然后来只剩下了大小毛公的《毛诗》，但又有了郑玄的“笺”，又有了唐代孔颖达的“正义”，又有了以后的种种，直弄到汗牛充栋。许多东西名为注经，实际上是以经注我，使自己的观点附经以行。因此，读经的人，反倒常常被这些解说、注释，弄得如堕五里雾中。《关雎》一篇，不过是男女相悦之辞，并没有什么玄奥之旨，可横一注、竖一注，从中注出了“后妃之德”，而且点名道姓说“窈窕淑女”就是文王之妃大妘。这样，那个“寤寐思服”的“君子”自然就是周文王了。想老婆想得失眠，在床上“辗转反侧”，那形象倒很像《西厢记》里的张君瑞“几千遍捣枕搥床”了，想想也叫人发噱。难怪汤显祖要在《牡丹亭》里写一出“闺塾”，叫一个毫无学究气的女孩子春香把那死啃经注的腐儒陈最良戏弄一通了。

其他如“六义”之说、“美刺”之说，也大抵是注经弄出的花样，传播既久，多数人倒反以为经义本来如此，其影

响甚至超过了经文本身。

祸根之二，是伪作纷纭，弄得真假莫辨。作为历史档案材料的《书》，到了汉代，因为档案散佚，所存无几，于是物以稀为贵，编辑起来，成了《尚书》或称“书经”。此后，又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争，各家自命正统，争得不亦乐乎。其实也不过是借经文作幌子，争自己的名势与禄位。孰真孰假，搅得如一盆浆糊。到了三国末年，又有王肃伪作《尚书》的孔传。因为王肃是晋武帝的外祖父，他作的假，谁也不敢吭声，于是以假充真，混了近一千年，直到清代才由学者们辨明其伪。在这之前，读者是免不了被这假货搞昏头的。

读经之难，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因为捧得至高无上，谁也不敢有所怀疑，从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等等——但仅此二端，也够叫人头痛的了。至于那些“经”的作者，对此会有什么看法，因为他们都已物故，再不会知道，所以只得听任那些自命正统的注家们胡调。

有没有办法来医治一下读经头痛症呢？法子也有，一是撇开那些经义的说教，自己放出眼光去读原著，看看“真经”究竟说的什么；二是对经文，也不必自贬身价，跪着去读，总带着那种诚惶诚恐的心理，而要拿出胆识来发明其精义、评断其是非、决定其取舍。这样，我们或可摆脱那些劳什子经注的纠缠。不被它牵到“八阵图”中乱转。





经注中也有好货色。《水经》如果没有酈道元的注，只怕决不会有今天的声价。当然，那不是圣贤之书。

【选自陈四益著《乱翻书》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

从美刺到扯淡

从美刺到谏諫

有人说,中国是诗国。有道理。三百篇而下,诗人之多,作品之多,怕是无与伦比,不知是否已有好事之徒,把这列入什么“世界之最”中去。

中国人写诗,讲“美刺”。套用现代的术语,“美”就是歌颂;“刺”呢,当然就是暴露了。既要歌颂,又要暴露,可见我们的古人还不懂得为艺术而艺术的高雅。但是,古人毕竟愚鲁,不像现代人什么都要定量分析,所以,虽然讲“美刺”,却从未想到要定下个比例,比如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之类,也没有规定一篇作品中是否要以“美”为主或以“刺”为主。

因为没有这些规矩,美便是美,刺便是刺,爽气得很。“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这是“美”。“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这是“刺”。歌颂起来热情洋溢,暴露起来也辛辣尖锐。

不过,时间长了,写诗的人便渐渐发现,“美”是不要紧的,即便说点过头话也决没有人来追究责任。“邦畿千





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没有听说有人会去核查一下那邦畿是否真有千里，也没听说过有人去推敲一下“四海”是否真的都来朝贡。“美”是从来不受制约与惩戒的。“刺”就不同了。又是兜老底，又是揭疮疤，甚至指着鼻子骂。若是刺的是小民百姓，他或许隐忍不发，若是刺的是大人先生，他能受得了吗？《硕鼠》、《伐檀》，还是泛泛地骂，当事者可以顾左右而言他。《新台》、《南山》，则差不多像贾府的焦大，把爬灰、养小叔子之类的丑事都抖落出来了。主子们听了，能不施以颜色吗？塞一嘴马粪，已算是从宽处理了。

马粪塞多了，诗人们便悟出了些门道，知道“刺”是可能挨整的，弄不好还会掉脑袋。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于是，脑子灵光点的诗人想出了“主文而谏”这个妙招儿。

“主文”不用解释，写诗嘛，总不能都是标语口号。“谏”呢，就很有一些奥妙。意见还是可以提的，不过不能直说。含含糊糊，隐约其辞，采用譬喻、象征的手法，让大人先生们自己去领悟。就像今天，如果直拔直地说“你腐败，快些改”，不行；如果说“屋梁若遭虫蛀，总有一天会折断的”，那就好些了；若是说“皓月微云翳”呢，那就更好了。

谏，可以不塞马粪，这就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后来的人，忘掉了前面的“主文而谏”，单单把后面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拿出来大讲特讲，结果吃足了苦头。这是不肯好好读圣贤之书的结果。塞一嘴马

